

和以前农村“空心化”的观察不同,人们试图从文化的层面挽留或是重构那个在离土离乡潮流中,依旧存留在记忆里的乡土画卷。为什么离开?为什么不荣归故里?

# 乡绅记忆,迷失在通往城市的路上

本报记者 欧阳

上一个春节期间,一篇关于“乡村未来迷茫”的博士返乡手记,搅动了众多内心弥漫乡土情结的文士。猴年前夕,网络上有人谈及乡绅的消失,谈及乡村的命运,失望、感触的论调又勾起更多人惆怅的情绪。

和以前农村“空心化”的观察不同,人们试图从文化的层面挽留或是重构那个在离土离乡潮流中,依旧存留在记忆里的乡土画卷:那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田园。

为什么离开?为什么不荣归故里?蔓草般杂糅的思绪中理不清答案。

时逢春节返回边陲故里看望老人家来,际遇乡绅后代70寿辰,我决定去看一看。

## 寻获:“乡土中国”旧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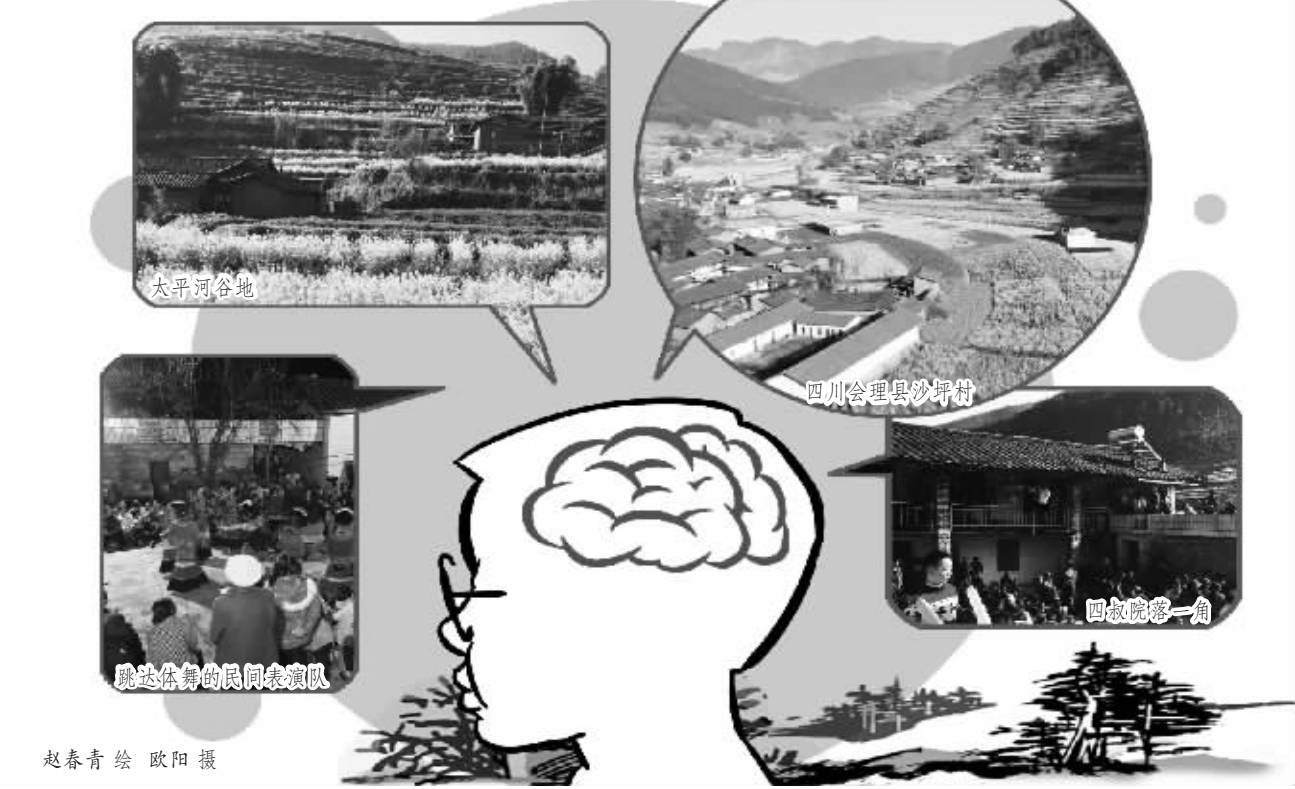
从西昌出发,行京昆高速公路,穿过安宁河平坦的谷地。在永郎镇下高速后,转蜿蜒翻岭越沟的108国道。经过3个多小时的行程,抵达县城会理。

会理旧时或许有些坚固的城墙已经难寻踪影,漫步街道,间或可以看到4A级风景区建设的横幅,“风景区”所依据者大约是狭窄、规整的老城街区,以及不少留存下来的临街木板墙、屋顶灰瓦的建筑。不过这些“古旧的遗迹”看起来有些残败,不像众多旅游发达地区那样整修得悦目有序。最遗憾的是街道十字交汇中心的鼓楼,虽然当地人告知是一直保留下来的,但怎么看都觉得是新建的古迹;完整光鲜的砖面和亮白的缝隙,使人完全找不到修旧如旧的现代文物理念。

也许正是迟缓的观念变迁,就如“老城”所展示的那样,会让我在这个位于横断山脉边缘的乡村,寻获一丝内地早已不存的“乡土中国”旧迹。

出会理向东偏北,继续行进,走上乡村公路。只能够两车错行的柏油路面平整地几乎完好,危险、急弯路段防护栏齐备,想来应该是新建成不久。沿途摩托车不断,微型箱式客货车频频闪现——透着富裕发展的乡村活力,我们只能慢速行进。30多公里的路程走了一个多小时,这已经很不错了,据祖上土著于此的同行大哥刘华说,以前这段路坑洼不平,再有雨季泥泞、砂石障碍,多有耗时半天的时候。

这一路除了一个小镇子都是田野风光。南国春早,尽管才进入正月,地里的油菜花却已盛开,尤其是进入目的地太平村河谷,和传说中许多乡村小块地摆荡的描述不同,罕而不平坦的小河谷中,错落有致且细碎的地块



赵春青 绘 欧阳 摄

完全被生机勃勃的作物覆盖,黄色的油菜花铺满太平河两岸,一片生机。

客观说,离城进山之后的行程,在良好的乡村公路之外,撇开马路边上不时出现的砖混建筑房舍,整体的感觉会让我回到30年前熟悉的乡野,路上的行车、人的衣着,以及居所虽然多有变化,但田野的乡村似乎并不如想象的那样令人“迷茫”,如若产生诗情画意渐行渐远的感觉,恐怕也该是心理上的因素居多。

终于,目的地到了,走过摇晃不定的铁索桥,坐落在油菜花间的主人宅邸来到了面前。

## 窥视:“乡绅”的遗迹

促成这次探访之旅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是乡间的景色,而是主人的声望。

昔日的沙坪村属于诺苏和汉人杂居的地区,不同族群之间汉族习惯、诺苏风俗交错。作为当地望族,诺苏血统的豪绅不仅精通汉语,族群也以汉族刘氏知名当地官府和民间。及至新中国成立前夕,刘氏头领已然据据沙坪河北岸方圆数里的田地和山头。有传说称,

刘氏振臂一呼能够聚集近千人的队伍,而这应该是诺苏传统;诺苏不同家支(传说中同根的族群)之间械斗常有,威权和声望需要有武装来支撑。

少时学习刘文彩故事,曾询问过县里政协会的奴隶主,是否大地主都个个狠毒。想不到奴隶主们摇头,以经验答复说:除非是对外,狠毒者难长,欺压邻里无异于树敌,若遇家支械斗,难逃被自己人“谋害”,成功的头领勇猛之外还必须宽仁,似有爱兵如子的味道,善待族群,至少不逼迫本族壮丁,才会拥有一致对外的实力。

据已逝长辈昔年的回忆,刘氏即为良善地主,风调雨顺之年收租,天旱地涝岁月放粮,在当地很有名望。此外还有开明口碑加身;不仅送子到会理接受汉语教育,还邀请先生在本地开办私塾……所有这些,都让人想到内地的乡绅,既是秩序的维持者,又是文化的传播守护人。

各种传说都是很晚近发生的事,远远后于经济文化发达地区,就时序延展推想,也许

真能窥视到乡绅的遗迹。

待到新旧社会交替,末代头领聚众护院,走向了生命的终点。留下的几个少年,承袭了开明的家风,识文断字的长者毅然捐出了家族所有的财产,成为新队伍的一员。上世纪80年代,城里的老大挑头和兄弟在故土重建了宅院——被多次分配拆建的旧居已经不可复得,刘氏一脉重新获得村民的敬重,跻身“长老”位置。近些年长辈先后故去,只留下人称四叔的老四留守故园。

## 承继:“乡绅”的遗韵

将一地的鞭炮碎屑留在身后,进到院落,100多平方米的院坝坐满了吃流水席的,一轮又一轮,络绎不绝的恭贺人群从中午一直到傍晚。站在两层的正房前,听闻台阶上一位坐着的老者感叹:已经100多桌了!这样的情形要持续三天。

入夜,大红灯笼挂起来,邻乡赶过来的达体舞表演队一身诺苏服装登场,唱歌、跳舞,喧闹声中寿星四叔一个人站在屋顶平台的角落,我上前叙话,一脸慈祥的四叔细声回



## 地心的梦

(组诗)

## 老井

## 放炮前后

电钻轰鸣、钢钎旋转  
大地肌体里最肥厚的那块黑肉里  
出现深不可测的煤眼  
在其中装上许多根缠绕上雷管的炸药  
再拉出一条跨越几个时代的炮线  
从工作面直达风门以外,矿工们退潮般撤下  
横七竖八地倒在大巷里

那沾上煤粉的疲惫之躯  
像沾满油污的零件  
扔得到处都是,放炮员拿出放炮器  
接上线子开始充电,巷道内聒声一片  
我像一个欢快的窃贼  
在别人的梦里进进出出  
一会儿看见大海,一会儿看见春天  
一会儿还能看到个害羞的女孩

……炮响以后  
呼呼的炮烟像雪白的绸缎  
斜下长长的工作面,众人如狂醒的工蜂  
扑向流淌一地的黑色蜂蜜我独悠哉  
留下未清扫地地大梦的碎片

## 综采机

把一堆搂抱在一团的黑色情侣分开  
过去用手镐、电钻、炸药  
现在用综采机,这个可怕的钢铁巨兽  
缓缓开动在采煤工作面与它对视  
我的眼前快速闪现  
祖父、父亲、还有我自己的脸

突然感到剧痛  
绵恒的煤层睁大乌亮的  
锋利的煤刀快速旋转  
大工业的利刃凶狠地切下积压的岁月  
工作面上,粉尘雨一样的飞扬  
钢铁的轰鸣盖住煤块的呻吟

忽感到阵阵地疼,原来已有几条细细的目光。已穿透我的胸膛  
在综采机上砸得叮当地响,扭头一找  
发现了闲在角落里的手镐、电钻、钢钎  
正瞪大了愤恨的眼  
此时和它想的一样,我也希望  
有人能从坍塌已久的老工作面上爬起  
用略带温热的汗,握一下冰冷的镐把钎身

## 下井

东风吹着麦苗,吹着村庄  
东风扒开挂满乌云的树丛  
乍现出远方井架湛蓝的脸  
它不声不响地耸立着  
仿佛一角载下的碧玉

淮河就在远方很响地流动着  
滔滔不绝的淮河,把它潺潺不断的波纹  
不停地投射到井架上远远望去  
仿佛淮河踩着高高的井架  
一下子就从地面流到了天上

春天的傍晚,我背上矿灯  
来到井口,仰望片刻  
直到眼底蓄满的  
天空湛蓝,淮河苍黄,麦苗嫩绿  
沉入到底静湖中,然后才走上大罐  
下陷至乌黑封闭的负八百米地心

## 白云和黑炭

云在天上走,煤在地下跑  
穿白裙子的云吃惊地望望  
穿一袭黑衣的大炭

洁白轻盈的遐想  
乌黑凝重的思索  
白云想卧在黑炭的表面取暖  
黑炭想钻进白云的腰间放歌  
但它们的中间总是隔着一团约有  
几百层楼一样厚的大气

要么就高于九天  
要么就低于地心,穿白裙子的女人  
穿黑衣服的男人  
已经隔着渺渺的时空,相塑好久了  
煤的体内燃烧起爱情的火焰  
云的眼眶内涌出思念的大雨  
火焰拥抱着大雨,大雨拥抱着火焰  
开动脑筋,激活智慧,往往会“急中生智”而杀出一条匪夷所思的新路来!没有四肢,就用牙齿行走;缺少力气,就用智慧谋生……生活中的很多奇迹和成功,就是这样诞生的。

# 铜都之魂

## 杜 京

发源于唐古拉山脉格拉丹冬雪山北麓的金沙江,一路欢歌奔腾,经青海、西藏,流经巴塘县麦曲河口西南方向小河金沙江口进云南。嫣然一笑,留下百媚千娇,万种风情;忽而在丽江折向东流,俗称长江上游,梳妆打扮,翩然出镜……

如果说,金沙江孕育滋养了绚丽斑斓的两岸土地,那么,位于云南省东北部、昆明最北端150公里处的小城东川,便是镶嵌在这片彩色土地上一颗夺目耀眼的宝石。

东川,历史悠久,文化多元。远在新石器时代,就有先民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。在上古时期,东川就出现了“马踏露铜”的奇异现象,坚硬的马掌常常可以踏破地表,露出浅埋地下的铜脉。西汉时,东川就已经是铜的重要产地,铜矿进入鼎盛时期,东川铜成了京师铸制钱币的主要原料。清朝的10个铜板中就有7个是用东川铜铸成。北京故宫的龟鹤、贵州黔灵的黄钟、武当山的铜殿、昆明鸣凤山的金殿,都是用东川铜铸造,以至于乾隆皇帝为东川铜矿的龙神庙御题了“灵裕九圆”匾,对东川铜业予以褒奖,“天南铜都”以此得名。

当东川铜第一次公之于天下时,着实让世界吃惊了一惊;东川是全世界有史料记载以来最早出产白铜的地区。公元4世纪之前,东川的先民就掌握了铜镍合金的冶炼技术,制作出精

## 钱国宏

在高纬度海洋里,有两种哺乳动物堪称北极圈内之最,一是鲸,二是海象。海象身长4~5米,平均体重1吨,最重的雄海象体重可达4吨,它们趴在冰上的时候,远望就像一辆辆抛锚的坦克。

海象终生生活在北极圈内,有北半球“土著居民”之称。生活在冰雪世界里的这些庞然大物,是如何在厚厚而光滑的冰面上行走、捕食的呢?这个问题曾一直困扰着动物学家们。当动物学家来到北极的冰雪世界,走近海象

人惊心动魄的扇形泥石流冲击带,看到色彩斑斓的红土地和起伏连绵的山峦,我在想,在这块古老、看似蛮荒的土地上,蕴藏着的不仅仅是金子般的铜矿,更有着这座小城坚韧的性格和不朽的铜魂。

说到泥石流,不能不让人想到世界排名第二大的东川泥石流,这里是中国及世界典型的暴雨型泥石流区。每年雨季,从源头到金沙江河道两岸,密布着100多条泥石流沟壑,一旦爆发“座座山头走蛟龙,处处沟谷吹喇叭”。泥石流以每秒钟1000多立方米的流量,势如千军万马厮杀奔腾。期间大大小小的石块相互碰撞,巨响惊心,碰撞出火花,如流动着一江萤火,一泻千里。天地惊晓,鬼神哭泣。

而今,当我来到享有“世界泥石流博物馆”之美誉的东川,站在泥石流赛车场,只见聪明的东川人巧妙地用这弯曲漫长、崎岖不平的乱石荒滩,经过多年的治理,利用东川泥石流独特的河谷、沼泽、山地、热带雨林等地貌,开创出了一条被誉为具有唯一性和天然性,且永不重复的赛车道。这里云集着各式各样的赛车和摩托车。跃跃欲试的选手们,赛道上风驰电掣,水花四溅,赛场上的惊险刺激,紧紧抓住了我的心,在场的观众也无不为之赞叹惊叹。

面对“突然一夜泥流来,大地一片白茫茫”的东川泥石流,它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观看赛车的惊险刺激和休闲轻松,更多的是让游人面对生态灾难,身临其境,感受一次真正的“现场直播”,去震撼,去思考,去面向未来。

怀着深深的敬重之情,我走进泥石流冲刷后留下的一片白茫茫的荒滩,低头捡起一粒石子,放在手中抚摸,仿佛在抚摸大地母亲的伤口。

此时此刻,我再一次陷入了沉思:在过去的漫长岁月,东川人背负着崇高而光荣的使命,以平凡坚韧铸就了坚韧不凡的铜都史诗。今天,不朽的铜都之魂依然成为东川人前进的精神动力和辉煌的历史存照。

这一庞大种群时,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吃惊:这些庞然大物竟然用嘴巴上长着的两只尖利的长牙钩住冰面,然后带动身体前行;遇到冰山时,它们就用这对长牙,像登山运动员手中的冰镐一样,一步步地“刨”住光滑的冰体,然后一点点地向上攀爬!

海象的嘴巴里,长着一对巨大的长牙,最长可达1米,重约4公斤,特别引人注目。长牙其实是自上颚长出的犬齿,与象牙一般无二,且一生都在长个不停。这对长牙在动物学家的印象中,应该是海象攻击敌人时不可或缺的工具,或者是捕食的工具,谁知它们竟用它来攀登冰山,拖体前进!正是靠着这对长牙,海象们才能在冰面上行动自如,迅疾如风,翻山越岭,如履平地。



一个人努力奋斗大多是为了实现三大追求:财务自由、时间自由、心灵自由。

赵春青 画

身体的冲力一耸一耸地向前爬行,但常常因行动迟缓而遭到攻击,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。进入北极圈后,环境发生了变化:到处是冰雪,它们原有的行走方式行不通了,且它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冰上度过,海象们就别出心裁地“发明”了这种“牙齿行走法”。

世间有很多事真的是“只有想不到的,没有做不到的”,就像一句广告词说的那样:“一切皆有可能!”当我们陷入四面维谷境地时,开动脑筋,激活智慧,往往会“急中生智”而杀出一条匪夷所思的新路来!没有四肢,就用牙齿行走;缺少力气,就用智慧谋生……生活中的很多奇迹和成功,就是这样诞生的。

# 牙齿行走法

